

# 青年群体消极网络流行语的意识形态风险研究

张云鹏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44

DOI: 10.61369/SSSD.2026050036

**摘 要：**近年来，青年群体里消极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隐忧。本研究选择典型流行语为切入点，揭示了其背后折射的青年身份认同难题、社会结构矛盾及网络文化异化现象。研究表明，敌对思想渗透、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算法推荐机制共同助推了这类语言的扩展，致使主流价值观削弱重构。此类流行语借助语义重构、情绪煽动以及群体标签化等方式，弱化了汉语表达规范性，同时引发社会认同问题与群体分歧，危及意识形态安全，亟需建立多维治理途径。

**关 键 词：**青年；消极网络流行语；意识形态；风险

##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Risks of Negative Online Buzzwords Among Youth Groups

Zhang Yun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liferation of negative online buzzwords among young people has emerged as a latent concern with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This study selects typical buzzwords as entry points,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issues of youth identity crisis, social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alienation of cyberculture that they reflec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infiltration of hostile ideologies, the imbalance in education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mechanisms collectively fuel the spread of such language, leading to the ero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values. By means of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emotional incitement, and group labeling, these buzzwords weaken the normative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le triggering issue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group division, thereby endanger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pathways.

**Keywords：** youth; negative online buzzwords; ideology; risk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青年群体的思想情绪显著波动，校园“内卷”现象突出。部分人借助网络空间传播消极言论，在境内外某些势力的刻意煽动下，在青年群体中不断扩散蔓延，极有可能加剧青年群体消极情绪，进而对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 一、消极网络流行语的概念界定与生成传播机制

消极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流行语中的特殊类型，它与健康乐观的语言风格和价值取向相反。这类语言一般带有明显的低落负面的情绪特点，折射出一种对现状不满、对生活缺乏信心动力、对前景感到悲观的看法<sup>[1]</sup>。譬如，“躺平”一词，传递出的是一种面对生活压力时选择不作为、不抗争的消极态度<sup>[2]</sup>；“佛系”则体现了对事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消极状态，上述词汇含义同主流价值观倡导的积极向上、拼搏奋斗精神不符，极有可能使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出现偏差。消极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广

泛传播，以解构性语义为内核，通过偏离常规语言规范的符号策略表达消极情绪、虚无态度或对主流价值的隐性对抗，且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引发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语言符号系统。

消极网络流行语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当前社会竞争压力持续加大，青年群体面对学业、就业、购房、婚恋等多方面负担，当其遇到挫折与困难时，若情绪无法得到释放，心理问题得不到疏导，便可能借助消极网络流行语抒发内心不满。<sup>[3]</sup>譬如“996”工作制下，一些人因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难以获得相应回报，“996 毒打员工”等消极网络流行语出现，用于表达其对上述问题的不满与抗议，及对自身处境的悲观态度。

项目信息：

202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青年群体消极网络流行语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为：2025A08）；

2025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辅导员专项课题“辅导员在校园舆情事件中的角色冲突与调适机制研究”（项目编号为：XXSZ2025FDY24）。

作者简介：张云鹏，男，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

从传播特征角度来看，消极网络流行语有独有的传播特性。其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染力与共鸣力，能准确触碰青年群体面对生活压力、社会不公等问题的痛点，激发心理共振，进而助推他们积极参与传播，快速扩散至网络空间<sup>[4]</sup>。消极网络流行语带有一定的隐喻和模糊特点，这能让它避开网络监管及社会审查，用隐蔽的形式传达部分偏离主流价值观或社会规范的想法。

## 二、消极网络流行语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原因分析

### （一）敌对意识形态渗透青年思想领域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亚文化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隐秘战场。<sup>[5]</sup>境外一些势力通过资助网络水军、文化产品包装等手段，把中国青年所面临的困境转变成展开文化政治攻击的切入点。如“躺平”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被人刻意扭曲，从反映职场倦怠的自我调侃变成了否定社会发展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并且利用“Z世代”存在的社会焦虑来培育批判性的叙事内容。西方国家通过影视作品、音乐作品等载体，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精致主义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有些美剧则故意塑造“反抗权威”的主角形象，诱导青年把在现实中对教育、就业方面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体制的对抗行为。

### （二）结构性矛盾催生青年一代生存焦虑

当教育资源在分配方面存在不均衡时，社会流动的渠道也会收窄，同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青年想要实现向上流动变得愈发困难。优质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地区及部分学校中，而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青年能够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即便是凭借自身努力成功考入大学，在就业市场上依旧可能会受到户籍等因素的限制，难以进入到收入、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随着“内卷”逐渐成为高校的常见情况，“卷王”“卷心菜”这类说法一方面包含对无效竞争的调侃，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不满。面对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青年们用“孔乙己的长衫”来自嘲自身学历出现的贬值状况，又用“脱不下长衫”来表达在职业选择方面遭遇的无奈心情，这些网络用语反映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拼爹”“学阀”等说法能够流行起来，也恰恰反映出社会上升通道出现了固化趋势。当青年群体察觉到仅凭自身努力很难突破阶层方面的限制时，“躺平”便自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共同描绘出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所呈现出复杂的心理状态<sup>[6]</sup>。

### （三）算法推荐机制与流量至上模式的推动

平台所采用的算法是以“点击量优先”作为导向的。其凭借对群体用户画像的精准把控，敏锐抓取到青年群体所存在的生存焦虑，并进一步将其转化成能够批量制作出来的内容模板<sup>[7]</sup>。根据某短视频平台在2024年所统计的内部数据，标注了“躺平”以及“摆烂”标签的视频，其完播率相较于普通的视频内容明显要高出不。如此一来，促使系统不断提升这类内容在推荐方面的权重。这种技术逻辑使得像“小镇做题家”“鼠人”等带有自我贬低意味的词汇能够从个体层面的自嘲状态，快速演变为具有广泛影

响力的群体标签，进而形成了大规模的负面情绪共鸣。在“流量变现”所带来的巨大诱惑下，内容生产者会主动迎合青年群体对“反常规”以及“去精致”的审美方面所呈现出的倾向性，把恶意消解主流价值当作吸引关注的手段，还将低俗内容精心包装成所谓的‘解压工具’，通过借助‘发疯文学’那种夸张的表达方式来吸引流量。这种有组织策划的情绪操控行为，正在让网络空间中偏激的言论和极端化的趋势变得愈发严重。

## 三、消极网络流行语传播的意识形态风险

### （一）破坏网络文化环境，扭曲语言表达功能

消极流行语借助无规则拼接、谐音改动以及词性乱用等方式，削弱了汉语的语法规范<sup>[8]</sup>。像用“尊嘟假嘟”来替代“真的假的”，用“XSWL”来代替“笑死我了”这样的情况，使汉语的语音表意功能弱化。一些消极网络流行语经过污名化赋值，彻底颠覆了汉语词汇的传统内涵。比如“圣母”原本在宗教语境当中是有崇高意象的，可如今却变成了带有“无原则宽容”含义的贬损标签；再如“公知”原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中性表述，现在却变成了带有“崇洋媚外”意味的污名符号。这种所谓的“语义暴力”使青年在公共表达方面陷入了规范语言失语的困境之中。不少词语被人为地篡改原意并伪装成正面表达的形式，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词汇来操控舆论，如此一来，消极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变得更隐蔽，讽刺意味也更强烈。例如“冲塔”原本是游戏术语，后来却变成了政治隐喻；又如“好日子还在后头”原本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可如今却被扭曲成了带有反讽意味的表达；还有“润”这个字，它和正常出国的界限被有意模糊，进而强行构建了“出国即对现实不满”的逻辑链条，刻意把出国留学、旅游、探亲等行为都等同于对现实不满的逃离。这种语义篡改无疑增加了网络监管的难度，也很容易引发舆论出现失控的局面。

### （二）煽动负面情绪，动摇主流价值观念

消极网络流行语借助“符号祛魅”不断对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侵蚀，像“润学”“躺平”这类说法，不停地消减爱国主义具有的崇高性，和奋斗精神的正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符号意义也逐渐被掏空，在网络语言生成传播的过程当中，西方国家凭借通俗娱乐的方式来制造舆论声量，悄无声息地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及思想，部分低俗化的网络语言依靠调侃讽刺等方式，使得青年对社会公平、奋斗精神的认同度降低，进而导致社会凝聚力被瓦解，敌对势力利用青年群体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压力与焦虑，把语言现象当作工具来加剧青年的不满情绪<sup>[9]</sup>，“寒门再难出贵子”“996是福报”这样的流行语看似是青年对社会现实的调侃，但很有可能被西方势力利用，以此来强化青年对社会制度的不信任程度。

### （三）加剧网络群体对立，激化对立情绪

消极网络流行语常凭借标签化方式给特定群体贴上负面标签。像“小镇做题家”这样的标签，一方面嘲笑了来自小城市的青年群体，另一方面加深了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无疑加重了

群体间的对立情绪。带有强烈情绪化特点的语言现象大多可以迅速引发争议和讨论，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并传播，致使群体矛盾升级，部分消极网络流行语还会借助网络暴力激化群体对立。一些低俗化的网络语言用调侃以及讽刺的方式攻击特定群体，让此类群体的成员感到强烈不满跟愤怒。这不但会破坏网络环境，还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矛盾。

## 四、应对消极网络流行语传播的工作建议

### （一）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主动引领能力

充分掌握网络热词产生的来龙去脉、传播遵循的规律以及它所体现的社会心态，利用大数据及 AI 技术搭建动态跟踪机制，深入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心理根源。依靠技术手段对流行语传播范围、使用场景及所处平台展开长期的监测管理工作，同步从根源阻断不良信息的传播，借助关键词过滤技术将不良内容拦截。通过加强议题建设工作，着力培育“青年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正确方向，采取青年容易接受的方式消除消极网络流行语的影响，构建起理性对话空间，在确保表达自由的情况下维护社会价值方面的共识。

### （二）优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围绕就业、住房及婚恋等一系列青年关注的问题，着手搭建起具有公益性质的心理咨询平台，着重对因现实问题而引发的心理压力展开疏导工作，依据不同青年群体所呈现出的特点，给予

个性化的心理服务，保障重点人群获得相应心理支持。强化针青少年心理素质培养工作，提高其自我调节、适应环境、应对压力等能力，借助情绪调节和压力管理教育，培育青少年形成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sup>[10]</sup>。学校可以凭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全面且系统地传授有关情绪调节以及压力管理的知识与技能，助力青少年构建起正确的心理认知。家庭应当为青少年打造温暖的成长环境，鼓励其表达内心真实感受，进而增强心理韧性。在社会层面，通过开展各类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心理健康相关知识，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 （三）深化青年思想引导

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立，围绕青年关心热点话题助推理论联系实际，增强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凭借实例分析、专题讲座等形式帮助青年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增强对消极网络流行语的分辨能力。创新教育方法，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思政教育新形式，用青年喜欢的方式传递正能量，帮助他们形成正确价值观和主动乐观的生活态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协助青年面对生活中的压力考验，借助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增进青年的心理素质，避免因情绪化而盲目接受和传播消极网络语言。注重实践教育，激励青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服务、实习实践等社会活动，借助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助推青年深度认识社会，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 参考文献

- [1] 孟繁静. 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 [J]. 青年记者, 2016, (26): 29-30.
- [2] 王继新, 常馨月. 当代青年“躺平”现象的生成机理与引导策略 [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3, 35 (03): 66-71+79.
- [3] 李东坡, 尚德琛. “摆烂”热词背后青年群体消极社会心态问题研究 [J]. 甘肃理论学刊, 2024, (01): 119-128+2.
- [4] 贾新. 网络流行语传播功能研究 [D]. 中国传媒大学, 2022.
- [5] 方世南, 储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19 (04): 39-46.
- [6] 郑雯, 陈李伟, 桂勇.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 认知、行动与结构——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05): 199-207.
- [7] 赵杰. 智能推荐算法赋能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风险省思 [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5, 27 (05): 24-33.
- [8] 王佳玉, 李佳欣. 冲击与驾驭: 网络流行语与主流媒体语言表达规范化 [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14 (03): 154-158.
- [9] 李巨星, 秦菱, 董嘉怡. 隐喻式网络流行语的生成逻辑、表达类型与治理路径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5 (01): 116-122.
- [10] 郭建. 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5, 40 (04): 16-20.